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夫于亭雜録卷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舒其紹

子部十

古夫于亭雜録　　雜家類三　雜說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古夫于亭雜録五卷

國朝王士禎撰士禎以康熙甲申罷刑部尚書里居乙酉續成香祖筆記之後復采綴聞見以成此書自序謂無凡例無次第故曰雜以所居漁子山有古夫于亭因以為名其中如

據西京襍記鉤弋夫人事以駮正史則誤採僞書據貴耳集以王安石為秦王廷美後身則輕信小說據詩元龜象齒之文謂韓非希見生象之語不足為信據易彪其彭之文謂竊比老彭彭當音旁訓為側據子華子證詩有美一人據示兒編解詩黽勉從事則附會經義以張為為南唐人以俞文豹為元人亦失於考核然如謂岳珂程史之名出於李德

裕辨劉表碑非蔡邕作辨貼黄古今不同辨
劇談録元稹見李賀之妄辨丹鉛録載蘇軾
詞之謬辨洪邁萬首絶句辨西溪叢話誤引
田子春辨才調集誤題王之渙辨唐彦謙誤
詠齊文恵太子宫人皆引據精核品題諸詩
亦皆愜當而記董文驥論擬李白孟浩然詩
記汪琬論新異字句不諱所短若預知其詩
派流獘而防之者可謂至公之論異乎沾沾

自護者矣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古夫于亭雜錄序

歲晚長安殘雪初霽九衢泥深三尺蹇衛駕小車阻淖不得前徘徊道左識蔣五靜山故居問綠楊紅杏之軒已易他姓訪其子於街南頹垣敗籬昔之香盌酒彝縹囊緗帙零落不可復覩獨大司寇新城先生夫于亭雜錄鏤板插架蓬勃塵沙亟取歸補其殘缺使復完好因憶疇昔辛未之冬偶和先生石帆亭諸詠吾鄉少宰姜門彭公取粘齋壁先生一見擊賞明年春于慈仁海棠

花下向諸先達稱余名無人知者葢余方年少自顧學殖淺鄙青袍白学偶踏軟紅又鮮有氣力者為之汲引以故于名流鉅公未敢通一刺即有相識不過視為尋常無聞之人而先生偶閱壁間詩輙念之不置先生之扶奬後進其用心有大過人者矣先生沈神六籍貫穿百家朝堂政事之暇時作經生咿唔心目所遇蘉正踏駁或事恐失傳亟為表微積日累月薈成雜錄五卷而以己之精意別解寓焉夫神經怪牒支離汗漫間有嗜

茹亦非公好至于捜討佚事排比義類徒供捃摭而中無上下千古之識均毋足存先生于絙窻風雨明燈花月或燕居孤坐或對客劇談意有所得筆之于書若不經意者然而舉事詮理必歸至當由其平生浸淫卷帙冰解的破故拂素含毫根柢深厚非掇拾補綴誇奇鬭麗不堪尋味者比今先生天上騎箕靜山又玉樓趋名堂前舊燕故壘難尋此板流傳幾為㸑釜之餘盛衰今昔僅一彈指頃不勝感愴云康熙辛丑十二月廿日海

鹽俞兆晟

古夫于亭雜錄卷一

刑部尚書王士禎撰

司馬文正公徽言僅三卷公雜采春秋外傳孔子家語孟子荀卿韓詩外傳諸書之言為之又有有其目而無其辭者春秋繁露法言太玄文中子新書新序説苑潛夫論管子莊子墨子意林李翺十餘種陳氏曰司馬温公手鈔諸子題其末曰余此書類舉人鈔書然舉人獵

其辭余叕其意舉子志科名余志道德其首書迋㝑年六十有八盖公在相位時且將屬疾而好學不厭克勤小物如此所鈔自國語而下六書其目三百一十有二小楷端謹百世之下使人肅然起敬真蹟藏邵康節家其諸孫迈守漢嘉從邵氏借而刻之鐫其版歸越今在其犀從述尊古家是書無門類無義例盖未成之書也

東萊張凤行刻之大梁有尉氏阮漢聞太沖序

安丘女子梁頎守秀中號褁石道人歸韓生頗能詩常

有句云梨花皓月元同色風竹流泉不辨聲蚤卒

高侍郎念東珩和寒山子詩云詆佛躭空處空于世何

益此言影響耳元未究實際空者空情想空者空慾嗜

空者空煩惱空者空榮利未發之謂中試想歸何處真

空乃妙有此中生天地空有即中中和豈得妄同異鼯鼠

笑鴻鵠下士多苛議學術本上乘反訾無利濟試看王

陽明勲業名當世吹毛詆良知又謂學乖剌旨哉古人

言蚍蜉撼大樹又世儒詆仙佛此亦不足怪弟子不如

師門風坐頹敗兩家之兒孫其行同乞丐都是師丁蟲反把師子壞即如所謂儒科第事冠蓋豈徒周孔羞那是程朱派所以秦始皇辣手亦痛快前一首破卻頑空後一首説盡三教末流之弊

盤山釋拙菴訪宋牧仲中丞于吳中一日會滄浪亭唱和裟字韻拙菴押衲裟近讀唐人李羣玉惱僧自潑詩常聞天女會玉指散天花莫遣春風裏紅芳點架裟則架字從木作去聲唐人用字必有据依惜向來未之知

也紫袈裟本作毠毟葛洪始改今字從衣毠與袈音同釋覺範文字禪䟦蘇叔黨書云叔黨行草皆蟬蛻塵壒筆法亞乃翁惜其蚤世不秋邵陽儉上人攜此帖見過脩然如見其父子角巾竹杖行小港榕林之下不勝清絕又䟦本上人所畜小坡書後云雞蘇本草龍腦薄荷也東吳林下人夏月多以飲客而俗人便私議坡誤用雞蘇為紫蘇可發一笑予將發鸞谿上人出示此軸筆勢飛動學坡而未臻坡險處政如馬巷中遇王謝子弟

步趨狀貌緼藉風流有自來矣觀此則知小坡不獨工詩賦而書法亦不媿家學矧其忠孝大節尤卓然者哉

黄氏日鈔云覺範本是醫士

寂音石門文字禪有云何忠孺家有石如研以水灌之則枝葉出石門如叢桂狀亦奇物

世但知東坡善畫枯木竹石寂音集中有東坡畫應身彌勒贊云相傳始作以寄少游卿上人得於少游之家則坡老亦工畫道釋人物也

今順德府唐山縣有千言山水經注泜水又東南經千
言山一統志衛風出宿于干飲餞于言即此地理志東
郡有發干縣今觀城縣曹氏曰即所謂干路史衛縣南有干
城詩所云出宿于干者或以為今之順德或以為今之
東昌或以為今之開封孔氏云衛女所嫁不知何國諸
書參錯不同如此未可據依也
豫章徐巨源世溥以古文名家余素愛其文中間諸葛武
侯論一篇持論甚謬余既著説以駁之其集末詩話一

條云王劭冬夜對雪詩隔牖風驚竹開門雪滿山云云使先讀唐詩後看六朝掩姓名而閱之鮮不以為左司者此右丞詩而巨源以為王劭以為六朝踳譌甚矣此亦如李君實不知韓退之山石犖确行徑微一篇同一笑枋也

康熙三十年寧海州有木工十數人浮海至大洋忽沈舟其家皆已絕望矣閱八年乃俱歸言舟初入洋倏有夜叉四輩掣其四角入水至一處宮闕巍煥如王者之居

曰此龍宮也王欲造宮殿而匠役缺故召爾輩至此無恐也尋傳王命令入亦不見王遂至工所各使飲酒一甌即不飢渴如是八年不思飲食而工作不輟工既竣夜叉復傳命爾輩久役于此今可歸矣王有搞直已在舟中可自取之各令飲蜜漿一椀夜叉引入舟復撮其四角舟已出水上其行甚駛頃之抵岸忽覺飢渴乃覓酒肆飲食而舟中已先有錢數百千持以歸舟主楊御史也操舟者得珊瑚樹一株于洋中將以獻蓋亦龍王

所酬也初諸匠至工所有督工者自言亦寧海人諸生馮姓春名字大年比歸訪之則馮得狂疾閉置室中八年矣匠至而疾瘳如舊相識者所言悉同楊名維喬字岱楨順治己亥進士以御史外遷口北道參議有廉幹稱

高邑趙忠毅公南星高陽孫文正公承宗皆北方之偉人天下望之如泰山北斗二公集皆吳橋范文貞公景文刻于金陵予兒啟汸官畿南屬購二集僅得忠毅公集十四

卷已軼其半有公之子清衡印記葢其家藏本也公詩長于古選頗有法度而又能自見其才思惜近體軼不可見文尤長于碑版如吏部尚書孫清簡公鑨山西布政使王公述古兵部職方郎中張公主敬諸誌銘翰林侍讀學士吳公中行傳少傅兵部尚書李公化龍兵部侍郎魏公允貞光祿少卿顧公憲成諸碑于國是之是非人才之枉直痛切言之可裨信史或稱其文滔滔莽莽輸寫塊壘而起伏頓挫不能稟合古法要其雄健磊落奔軼絶塵北

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予謂讀其文居然有壁立萬仞之槩

予作浯谿考頗搜抉僻祕如李易安二長句皆世所未習見頃讀洪覺範石門文字禪有同景莊游浯谿讀中興碑長句一首恨此書版行已久不及收入亟録于此以補漏略詩云上皇御天功最盛生民温飽卧安枕醉凭豔姬一笑適溥夫議之無乃甚長安避天胡騎塵漲闘戰血深没人哥舒臣賊不足惜要斷國忠如鱠鱗蒼

黃去國食不暇賜死馬嵬謝天下反身罪已成湯心奈何猶有譏之者取非其子又遽息靈武君臣無怍容何須嗚咽讓冢服自鞚歸鞍八尺龍誰磨石壁湘江上揩拭雲煙濺驚浪龍蛇飛動忠義辭顏元色莊儼相向與君來游秋滿眼閒行古寺西風晚道人興廢了不知但見游人來讀碑此詩與易安二篇皆未佳但珍其僻秘耳

中州集詩石鼎夜唫詩句健奚囊春醉酒錢麤豪句也然不如南唐吟凭蕭寺旃檀閣醉倚王家瑇瑁筵風調

嫺雅予向謂徐文長詩欠雅馴者以此

唐侯寧極藥名譜人蔆曰皺面還丹薺苨曰賊蔆

先大父尚書公羣芳譜一條云馬患諸病白鳳仙花連根葉熬膏不論何症抹馬眼四角上即汗出而愈

簾名蝦鬚人多不曉其義升菴丹鉛録云爾雅以鰝為大蝦出海中者長二三丈游行則豎其鬚高于水面鬚長數尺可為簾洞冥記馬丹常折蝦鬚為杖

常某開平裔孫也居湖孰種菜自給人謂之湖孰菜其

妻即中山女也至是已先逝汪于鼎洪度湖孰菜歌云胥圍寶帶盤羅珍笙歌叢裏莫連晨頭戴篛笠手鉏土烈燄光中日卓午昔人身未離朱門自道心如游蓬戶今覩此翁殊不然蚤向朱門曾晏眠天傾地坼身何惜蓬戶還容受一塵開門江天直入座生涯況有鉏能荷耕砂耘礫代畜畬細風飄飄吹雨過霜根得氣乳膏蒸迸泥甲折聲最清繞膝顧眄色飛動栩栩黃蝶知子情一肩入市晨光爛道塗所過香風散只數金錢莫問名買

魚沽酒歸來貫遥望鍾陵土一抔有時落日重廻頭鳳皇已逐青冥去無夢吹簫共跨遊

于鼎又作鐵券歎甚有史筆其序云明成祖即位封駙馬都尉王寧永春侯鐵券旌德民得之田間券載寧受通燕之謗拘繫三年靖難師至始得釋褒其始終不改之節則其人可知矣　老農得券隴畝旁人間因得瞻龍光瑑鐵嵌金為文章山河帶礪憑永長一代舊制何輝煌惜哉名以靖難揚金枝玉葉同苞桑豈導姬旦來

輔王不然潛通奚所望華衮字字褒忠良承家只道永
流芳豈知隙影駒奔忙吹簫臺空無鳳皇銅駝陌上隨
淪亡此券流傳天意藏金鐵不滅名彌彰
又建文鐘云天留正統還讓帝如以黍谷存陽氣歲晚
冰霜律未回一綫微陽正藏閉我來深山憩古寺瞥見
孤鐘思往事風雷未敢信流言貴戚何當輕易位麤砂
磨治碑版文烈火銷融金鐵製普天盡易洪武年何處還
稱建文歲其時鉤連盡十族斷支交首盈衢市輕生不

之有心人百年猶為存茁裔赫赫雷霆九天怒威有難加勢難至正學緜緜一分遺孤鐘歷歷半行字天軸地維未傾拆萬古千秋此維繫

草除一案萬古公憤右二篇發揮痛快故備錄之于鼎新安歙人余門人也其息廬詩集余所論定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會試總裁官止用二員吏部左侍郎李録予工部右侍郎彭會淇房考皆新差直省督學科道官餘止部屬二人蓋所以杜揣摩之弊也會試總

裁近例用四人正考皆大學士尚書為之變例自此科始

東坡于戰國之士獨取魯仲連頗倜而皆惜其未聞道

升菴以為名言今吾邑錦秋湖上有魯連陂頗倜墓

黄山谷云論文則文心彫龍評史則史通二書不可不觀明王侍郎損仲（惟儉）作彫龍史通二書訓故以此二訓故援據甚博實二劉之功臣余訪求二十餘年始得之子孫所當寳惜

程孟陽嘉燧常選元遺山中州集新安有刻本余觀其去取率不可解即如劉迎無黨之七言古詩李汾長源之七言律詩乃集中眼目雖北宋作者無以過之顧多從刋削所收反叢脞不足觀于鼎以此書寄余求增删重刻之余謂存而不論可也

唐人常侍言旨記明皇遷西內事云出朱崖太尉所續程史朱崖者贊皇公也宋岳侍郎珂著桯史蓋襲取贊皇之書以為名字

常疑漢武殺鉤弋事不可解或以為雄猜之主不近人情事亦有之耳考之西京雜記鉤弋夫人從幸甘泉告上曰妾相運應為陛下生一男年七歲妾當死今必死于此不得歸矣願自愛言終而卒香聞十餘里因葬雲陵上哀悼之發冢開視惟衣履存乃為起通靈臺於甘泉據此則鉤弋去來皆非常人常理安得有去去不得活之語邪

康熙四十二年

恩詔耆民百歲者給與銀兩建坊甘肅巡撫題報三人寧夏右衛莫進忠一百三歲肅州衛于國良一百歲秦州李剛一百四歲

邑耆民劉才旺者少曾為先伯祖大司馬公圉人康熙乙酉年一百八歲尚無恙一夕其子某與數客飲榻前才旺已卧亦引滿自歌一曲復引滿又歌如前凡三釂歌亦三闋遂鼾睡明晨視之已化去矣雖本厮役亦達人也

唐于頔以樂府有想夫憐其名不雅或曰南朝相府有瑞蓮因歌為相府蓮或是因王儉蓮幕事耳至今詩餘有相府蓮頔所改也余昔與鄒程邨祇謨同定倚聲集長調有秋思耗者余嫌其名不雅改為畫屏秋色今詩餘遂有此名余所改也

平原董默菴訥以御史大夫改江南江西總督有某御史者造之甫就坐大哭不已董為感動舉坐訝之某出旋造大冶相余佺廬國柱入門揖起即大笑余驚問之對

曰董某去矣拔去眼中釘也京師傳之皆惡其反覆未幾罷官

平原高苑城晉寧州刺史辟閭允墓前有白銀樹二十株高苑吾鄉鄰邑也竟不知白銀樹何狀案洞冥記影娥池北鳴禽苑有青金樹皮間有屑如金西京雜記上林有白銀黃銀樹各十株

陸魯望詠木蘭花詩云幾度木蘭舟上望不知元是此花身述異記七里洲有魯班刻木為舟至今在洲中武以

為李義山詩

漢元封二年鬱林郡貢珊瑚婦人命植殿前號曰女珊瑚

京師極貴鹿尾予向引陳子昂賦耶律楚材詩證之考酉陽雜俎所記乃不始於唐魏使崔劼李騫在中丞劉孝儀坐孝儀曰鄴中鹿尾酒肴之最劼曰生魚熊掌孟子所稱雞跖猩脣呂氏所尚鹿尾乃有奇味竟闕載籍騫曰鄭氏稱益州鹿殘但未是尾耳覩此則自南北朝

已貴之（殘烏魁切弱病也　鹿殘之義未詳）

余嘗謂唐末詩人馬戴為冠其行誼亦不可及摭言記戴佐大同軍幕許棠往謁之流連數月但詩酒而已忽一旦大會賔友出棠家書授之啟緘乃知潛遣一介䘏其家矣此事亦古人所少

唐相楊収每下朝常弄一玉婆羅門子高數寸瑩徹精巧云是于闐王内庫中物周時渠胥國獻玉駱駞高五尺

今人誤以奕棊為彈棊固謬然彈棊之制終亦不觧㢈

記云今彈棊用棊二十四色色别貴賤又魏戲法先立一棊于局中餘者鬬黑白圍繞之十八籌成都曹子桓云昔京師先工有馬合鄉侯東方安世張公子常恨不得與之對也國史補唐有吉達高越藏鉤亦謂之意强亦曰行鉤見庾闡賦其制衆人分曹或有奇則往來于兩頭謂之誐鴟亦曰飛鳥誐吾何切吟也說文嘉言也與哦同

唐文宗一日問宰相古詩云輕衫襯跳脱跳脱竟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即今之腕釧也真誥有斵粟金跳脱

是臂飾又宣宗嘗賦詩上句有金步摇遣求進士對之温庭筠以玉條脱為對宣宗賞焉二事皆見唐人小説或是一事而傳聞異辭邪上條出盧氏雜記下條出北夢瑣言

吳道子畫鍾馗手捉一鬼以右手第二指抉鬼眼時稱神妙或以進蜀主孟昶甚愛重之一日召示黄筌謂曰若以拇指掐鬼眼更有力試改之筌請歸數日看之不足以絹素别畫一鍾馗如昶指并吳本進納昶問之對曰道子所畫一身氣力色貌俱在第二指不在拇指今

筌所畫一身氣力意思併在拇指是以不敢輙改此雖論畫實詩文之妙訣讀史記漢書須具此識力始得其精義所在

昔在郎署有龔萬二郎中同舍相狎龔長身而萬短小一日同僚畢會龔復以短小爲謔萬徐曰左氏云著短軀長殆爲兄發耳一座大笑

文章遲速不同此由天性不關工拙故漢人云飛章馳檄用枚皐高文典册用相如唐人詩云潘緯十年唫古

鏡何涓一夕賦瀟湘又吳道子大李將軍俱畫嘉陵江水於大同殿壁明皇曰李思訓數月之功吳道玄一日之跡皆極其妙蓋又不獨文章為然

唐邊鸞攻丹青尤長于花鳥折枝之妙古所未有晚客澤潞貌五䕺連根精妙之至畫斷

朝野僉載云被馬䶩者燒鞭梢灰塗之䵷蛛螫者用雄黄末傅之筋斷者取旋覆花絞取汁以筋相對以汁塗而封之即續

廣五行記云絳州一僧病噎都不下食遺命弟子開其胷喉視有何物如其言開視胷中得一物似魚有兩頭徧體肉鱗置盆中跳躍不止以諸毒藥内之藥悉化爲水一僧以藍靛致盆此蟲惶懼繞盆馳走須臾化爲水矣故世傳以靛水治噎疾此與余杳祖筆記所記鵝血治噎相類然鵝血試之亦不甚效

唐天寳中有趙生者其先以文學顯兄弟俱以進士明經入仕生獨魯鈍年已壯不爲郡貢發憤笈數百編隱

晉陽山中旬餘有翁衣褐造之謂生曰子志甚堅老夫雖無術有補于郎君幸一謁我耳且曰吾段氏家于山西大木之下言訖忽無所見生遂往山西尋其跡果有椵樹甚茂生曰豈所謂段氏者乎遂以鍤發其下得人參長尺餘肖翁形貌生曰吾聞人參能為怪者可愈疾遂淪而食之自是豁然明悟目所覽書盡能窮其奥歳餘明經及第 宣室志 椵舉雅切音賈 棠守書

畫家畫古人圖像皆須考其時代如冠舄衣裙車服之

類一有踳誤杜纂後人得而指之詩賦亦然宋史繩祖

學齋佔畢稱杜牧阿房宮賦煙斜霧橫焚椒蘭也二句

尤不可及謂六經止以椒蘭為香楚辭言椒漿蘭膏亦

然若沈檀龍麝等字皆出于西京以後近世文士作婕

妤怨明妃曲而引用梅裝蓮步更為可笑此皆齊梁間

事漢時寧有之邪故知作詩賦作畫皆貴考據典故乃

不貽譏後人

宋政和初定命婦八階孺人次以室人後改安人見佔

畢

佔畢載漢西京時南宮寢殿内有醇儒王史威長葬銘曰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隴原壄非寧非康不封不樹作靈乘光厥銘何依王史威長云見張茂先博物志此西漢墓銘之最古者

白樂天東林寺藏集唐末為高駢取之宋真宗重令繕寫裝潢送東林其龍門香山寺本經亂亦不復存後履道宅為普明僧院後唐明宗子秦王從榮又寫本置院

之經藏即今本是也乃知右文好事不但真宗也

余觀宋景文詩雖所傳篇什不多殆無一字無來歷明諸大家用功之深如此者絶少宋人詩何可輕議邪

宋初上元中元下元京師皆張鐙上元御乾元門中元下元御東華門後罷中元下元二節見春明退朝録

科場舊例凡薫作五經文字者以違例貼出惟順治乙酉

龍飛首科膠州法若真黃石以五經疏請

上裁

世祖皇帝特恩准作舉人仍授中書舍人丙戌成進士

入翰林此後至康熙戊辰始有查嗣韓余太學門人林文英

二人亦經御史疏請

特賜進士查榜眼及第林選庶吉士壬午京闈又有莊

令輿俞長策二人亦疏請

特賜舉人遂有

旨以後願作五經文字者聽乙酉各直省習五經者驟

多順天解元張南齡陜西解元王承烈皆五經而吾山東中式者亦三人可謂盛矣又第二塲故事有詔誥二道乃具文自明相沿已久至是九卿議凡習五經并令全作詔誥直省進呈試録增詔誥兩篇自康熙乙酉科始也丙戌會試第十一名索太滿洲人亦五經中式宋開寶二年詔西川山南荆湖等道舉人皆給來往公劵自初起程以至還鄉費皆給于公家不獨右文盛典亦忠厚之至也其享國三百餘年終食士大夫忠義之

報宜矣

南唐李氏鑄鐵錢宋太宗始令收民間鐵錢鑄農器給江北流民復業者仁宗慶歷初詔江饒池三州鑄鐵錢助陝西經費民苦之後停罷其患方息山谷詩紫參可劚宜包貢青鐵無多莫鑄錢葢謂此也

宋李遵勗本名勗尚長公主真宗御筆加遵字使升為其祖崇矩之子以父繼昌為兄此最無義理後竟為例至神宗始降手詔述英宗治命停罷之見燕翼貽謀録

宋制京師置大宗正司其後又于西京置西外宗正司南京(今歸德府)置南外宗正司殊非理體

宋賈魏公昌朝建議修唐書初命王文安宋景文楊宣懿趙少卿張尚書余尚書為修纂曾魯公趙龍圖周翰何密直公南范侍郎景仁邵龍圖不疑宋集賢次道為編修而賈為提舉賈罷相用丁文簡丁卒用劉丞相劉罷用王文安王卒又用曾魯公中間景文以修慶歷編敕不到局趙守蘇州王丁母憂張楊皆補外後景文獨

秉筆久之歐陽文忠領刊修遂分作紀志曾亦以編敕不入局周翰亦未嘗至公南遷開封幕不疑以目疾辭去以王忠簡秉彝補其缺頃之呂縉叔入局劉仲更修天文律歴志將卒業而梅聖俞入局修方鎮百官表嘉祐五年始成書近修明史初以徐閣學立齋元文為監修翰學葉訒菴方藹左庶子張素存玉書為總裁分纂者數十人後或遷官給假去勿論纂修官即總裁亦遷替不恒最後乃益以熊相國青岳賜履首尾二十餘年成書之難

如此蓋事權不專其在宋時已有然矣司馬子長史記班孟堅漢書皆成于一家父子之手故其書千古不朽而成書亦易惟專故也

宋太宗至道二年司天冬官正楊文鎰建言于歷日六十甲子外更留二十年帝命存兩周甲子共成上壽之數使期頤之人猶見當生紀年遂造新歷頒行知宋時歷日皆載兩周甲子今亦可仿而行之

令六部都察院公署吏戶禮在禁城之東兵部工部在

三部後街之東皆沿明舊惟三法司及兵部督捕侍郎公署與太常寺在禁城之西刑部乃明之鎮撫司署都察院乃明之通政司署前代通政司題名碑尚在而本署題名反為闕如近都察院刻順治已來掌院副院已下題名與前代通政司題名對立于正聽之東西而刑部無之督捕裁歸刑部公署亦廢矣余昔由副都御史遷督捕侍郎由户部左侍郎遷都察院左都御史由左都遷刑部尚書皆在西故詳著之

宋太宰牧仲犖寄近所著筠廊二筆中一條云四明周屺公斯盛曾于人家見一贏貯水中別取水一盂入鹽少許置贏于內則贏殼自開飛出一蠶高尺許蠶尾一綫綴殼中飛舞良久以贏還納元盂蠶即縮入其理殆不可曉

又云福唐葉文忠公有白玉觀世音一髙尺餘脣朱髮漆相好天然不假人力宜興故相家一白玉太真妃睡相乃宋製近為武林一貴人購去

宋時學士院賜御書玉堂者有二前則太宗賜蘇易簡後則髙宗賜周麟之

國老談苑以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為徐騎省對宋太宗語與他書所載不同

上嘗御書清慎勤三大字刻石賜内外諸臣士禎二十年前亦蒙賜案此三字本呂本中居仁官箴中語也

余昔在京師有畣宣城梅耦長（庚）送木瓜詩云作貢當年事已陳煙林摇落重含辛之句陸冰修（嘉淑）施愚山（閏章）諸公皆次韻陸用受辛字槩宋景文公筆記云盆擣辛物作虀所謂金虀玉鱠東南佳味古説虀臼曰受辛是臼中受辛物擣之葢楊德祖解黄絹幼婦外孫虀臼之語

同年汪鈍翁（琬）晚刻類藁字畫多用古文時人亦有效之者宋景文云吾友楊備得古文尚書釋文讀之大喜

于是書訊刺字皆用古文僚友多不之識指為怪物要之亦有所不必也

吾鄉武城王文定公道嘉靖中官吏部侍郎名臣也其文錄議論純正節錄數條于此

論鄭衛二國風曰鄭風二十一篇其的為淫泆之辭者野有蔓草溱洧二篇可疑而難決者丰一篇而已其他緇衣二叔于田清人羔裘女曰雞鳴出其東門七篇語意明白難以誣説至于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

扶蘇籜兮狡童褰裳東門之墠風雨子衿揚之水凡十一篇序說古注皆有事證可據而朱子一切翻倒盡以淫奔目之而蔽以放鄭聲之一語殊不知孔子論治則放聲述經則刪詩正樂刪詩即所以放也刪而放之即所以正樂也若曰放其聲于樂而存其辭于詩則詩樂為兩事矣且使諸篇果如朱子所說乃淫泆狎蕩之尤者聖人欲垂訓萬世何取于此而乃錄之以為經也邪反正詭道侮亂聖言近世儒者若馬端臨楊鏡川程篁

墩諸人皆已辯之矣又曰鄭衛多淫聲如桑中溱洧男女戲謔之詩蓋亦多矣孔子盡删而放之其所存者發乎情止乎禮義而可以為法戒者也中閒三四篇蓋皆删放之餘習俗所傳而漢儒于經殘之後見三百之數有不足者乃取而補之而不知其為世教之害也

案左傳韓起聘鄭鄭六卿餞于郊宣子請皆賦子齹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宣子曰二

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夫餞大國之使而所賦皆淫奔之詩辱國已甚宣子又何以歎其為數世之主乎此亦一證且知野有蔓草亦必非淫詩也

古人事有極相類者故曹秋岳溶侍郎作同書來元成集之樵書尤多搜摭近觀南北史偶得數事記之江革除都官尚書還都贈遺一無所受惟乘臺給一舸舸艚偏欹將濟江甙請從重物以迮輕艚草既無物乃于西陵岸取石十餘片實之此與陸績鬱林石相似魏使尚書

李孝伯聘宋宋孝武帝駿遣長史張暢與語而帝微服觀之孝伯目帝不輟出謂人曰張侯側有人風骨瞻視非凡品也此與曹孟德牀頭捉刀相似又中書舍人王弘為宋太祖所愛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乃當判耳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弘如言往球舉扇揮曰若不得爾弘還白太祖曰我便無如此何此與江斆移牀遠客相似而又在其前

古夫于亭雜錄卷一

古夫于亭雜録卷二

刑部尚書王士禛撰

江都門人宗元鼎字梅岑以詩鳴江淮間有詠李後主絶句云江淮歌舞尋常事便遣曹彬下蔣州余最愛其措語之妙取入感舊集近覆閱之乃知其誤南唐自元宗時周世宗屢侵淮南國勢削弱至遷都豫章以避之非始宋也後主仁愛無荒淫失德但溺於釋氏耳宋太

祖諭徐鉉曰江南亦有何罪但卧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耶亦非以歌舞為兵端宗語非實事矣

有求竹軒名於東坡者久之書扁還之乃竹軒二字甚矣題榜之不易也余再入蜀謁武侯廟見某中丞題牓曰丞相祠堂余深歎其大雅不可移易又吾郡重修歴下亭或題其牓曰海右此亭古亦歎其確此所謂顛撲不破者也

七言律有以疊字益見悲壯者如杜子美無邊落木蕭

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江天漠漠烏雙去風雨時時龍一吟是也有以疊字益見蕭散者如王摩詰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徐昌穀開軒歷歷明星夕隱几蕭蕭古木秋王敬美山鳥自呼泥滑滑行人相對馬蕭蕭是也詩小雅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楊柳依依雨雪霏霏此用疊字之始後人千古受用不盡

余每怪新唐書不載詔令往往不詳事之首尾筆記一條云史近古不對偶今以對偶之文入史如以粉黛飾

壯士筆勢佐鞞鼓乃知其刋削之意然此亦一隅之見若陸宣公李衛公論事之文何嘗非對偶但須分别觀之耳

景文云唐蘇廷碩朝覲壇頌有乩虞氏字翰林挍讐官輒點乩字側云疑不知乩即稽字愚按今召仙決休咎曰乩俗語郤近古

筆記云顔之推説唐末文籍散亡故諸儒不知字學江南惟徐鉉徐鍇中朝惟郭忠恕鍇為説文系傳忠恕作

汗簡佩觿愚案佩觿彙書有之汗簡今吳人汪立名得古本刻之甚古雅惟說文系傳未見不知海內藏書家尚有傳之者否也然謂顏之推語則誤之推後魏黃門侍郎而預知南唐宋初事耶疑是傳寫之譌

余再使蜀於緜州山中見羣鹿賦詩云遠遊忽憶楊岐語只有渠儂得自由用宗門楊岐方會禪師語葢自言行役萬里不及鹿之飲食止息得自由也余兒啟涑和之用唐呂溫由鹿賦曰由此鹿以致他鹿故曰由鹿可

謂工切能押嶮韻宋景文云率烏者繫生烏以來之名
圝圝音由呂得其意而不知說文有此圝字圝葢與囮
字媒字義同
景文云馬本烏名為猴名愚案此二字多取以為單名
如漢有劉馬苻秦時有李馬今秀水徐閣學勝力嘉炎本
名徐馬唐有丘為張為南唐有江為余門人御史溫為
皆是也然終未雅馴
又云老子云無物之象韓非子曰人希見生象得死象

圖之又案其圖以想其生也余按今生象滇南常貢何
希見之有且詩云元龜象齒不應戰國時反不見生象
也
又云蕭蕭馬鳴悠悠旆旌顏之推愛之昔我往矣楊柳
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謝玄愛之訏謨定命遠猶辰
告安石以爲有雅人深致愚按玄與之推所云是矣太
傅所謂雅人深致終不能喻其旨
又云左太沖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不減嵇叔夜手

揮五絃目送飛鴻愚按左語豪矣然他人可到嵇語妙

在象外六朝人詩如池塘生春草清暉能娛人及謝朓

何遜佳句多類此讀者當以神會庶幾遇之　顧長康

云手揮五弦易目送飛鴻難輙可悟畫理

又云莊周云送君者皆自厓而返君自此遠矣令人蕭

寥有遺世意愚謂秦風蒹葭之詩亦然姜白石所云言

盡意不盡也

蔡邕集有劉鎮南碑即劉表也案獻帝初平二年夏四

月誅董卓夷三族邕亦瘐死初平四年改元興平又三年改元建安而表以建安十三年卒邕之死至是已十六年安得復起九原而爲其碑頌耶碑又云太和二年葬於先塋太和乃曹叡年號按丕以建安二十五年篡漢改元黄初在位七年而叡嗣立自建安十三年至是又二十一年距邕之死且四十年矣然則此碑果出邕手否乎

武則天祔葬乾陵過客有譏毀詆浪者輙報以風雷之

異丙子余再使蜀過廣元縣縣古利州武所生處江干黃澤寺有則天尼像余投以詩云鏡殿春深往事空嘉陵禍水恨難窮曾聞奪壻瑤光寺持較金輪恐未工蓋用洛陽伽藍記瑤光寺尼工奪壻之語以譏之也是日風平浪靜更無風雷之變余笑謂則天虐燄獨能施於乾陵而不能神於利州耶抑薄余詩為不足較耶

五木呼盧世但知有劉毅耳潘氏紀聞云骰子飾四以朱者因明皇與貴妃彩戲將北惟重四可轉敗為勝上

連呼之骰子宛轉良久而成重四上大悅顧高力士令賜四緋遂不易云

馬嵬乃人名於此築城以避兵因名見景安征塗記學圃蘐蘇載之

杜詩近時馮紹正能畫鷙鳥様歴代名畫記紹正開元中官少府監八年為户部侍郎喜畫鷹鶻雞雉談賓録云高力士父喪左金吾衛大將軍陸伯獻少府監馮紹正二人於喪前被髮而哭甚於已親人皆笑之即是人

也

世以徐敬業駱賓王皆為僧且老壽即不知果然與否亦稍為忠臣義士吐氣若一雪竇禪師而一以為龎勛一以為黄巢必傅會之以叛賊何也此眞名教之罪人矣又雪竇寺誌辯黄巢墓云案巢傳唐僖宗乾符中巢冦淛東高駢擊破之後未嘗至淛東也及中和四年始為尚讓所敗巢甥林言斬首以降安得有墓在雪竇山中耶而揮麈録言雪竇山有黄巢墓邑官歲時遣祭之

然則巢墓亦載祀典耶如此不經之語固亂臣賊子所樂聞耳

王安石之姦文富諸賢皆為所欺其預識之者惟蘇李二公耳然貴耳集所載安石初讀書鍾山一長老謂之先輩必做宰相但不可念舊惡改壞祖宗格法則此僧識之又在二公之先矣又謂安石為秦王後身不知因果何以應爾豈銜太宗之怨毒必欲亂其天下雖以眞仁英三宗之賢亦不能挽回耶秦王報怨而為安石錢

王索土而都臨安宋欲不南渡得乎

弇州巵言評中州集云直於宋而太淺質於元而少情二語最確

余極喜山泉翁山藏柳市無車馬水隅桃源有子孫之句池北偶談載之矣然不詳為何許人閲壽光縣志乃知山泉名澄甫姓劉氏字子静文和公珝之孫正德戊辰進士官御史有直聲與弟淵甫范泉皆工詩歸田後與馮閭山裕黄海亭卿諸老為海岱吟社其叔鈗號西

橋八歳通五經成化中以神童召見文華殿以廕累官
太常少卿與何李康邊諸公相唱和有西橋集
舜殛鯀於羽山化為黄熊入於羽泉是鯀旣為熊矣淮
南子又云禹通轘轅山化為熊塗山氏慙之至嵩高山
下化為石若然則大禹父子皆化熊不根甚矣古傳記
荒唐謬悠如此者甚多不可枚舉
大名門人成文昭字周卜相國曾孫也寄陸務觀南唐書
宋槧本也凡十五卷與今刻十八卷縮次小異前有陸

友私印陸友仁印燕處超然小印

張易字簡能元城人高祖萬福唐金吾將軍後徙掖縣易性豪舉尚氣少讀書於長白山又徙王屋嵩山苦學自勵食無鹽酪齊有高士王達靈居海上博學精識少許可易從游數年入洛舉進士不中昇元二年歸南唐官終右諫議大夫改勤政殿學士判御史臺采武德至寶歷論奏骨鯁者七十二事為七卷曰諫奏集上之見陸書本傳馬書不立易傳余纂長白山録偶遺之補録於此

康熙丙子余奉

朝命祭告華山憩王山史待菴閲架上書有趙松雪集乃先太師大司馬公較刋本遂告於主人攜歸先太師所刻書甚多亂後惟文選删注沈文端公鯉集尚存餘悉不可問矣得此如拱璧也

老杜玉華宮詩千古絶唱張文潛用元韻擬之作別黄州詩自謂似之特其音節耳未神似也吾觀谷音下卷所載臨江楊雯宋武帝廟詩雖不摹杜反得神似此非深於詩者未易

知也詩云谽谺嵒松風巨石出老拳古樹不知名岌岌蛟龍纏云云案宋武帝廟在新淦縣四十里尚樂山山經云本禿女皇后廟禿女少孤後母苦之令牧豕於陂陂生鵜因取食聚鵜絲結為履靈鵲銜於武帝殿下帝異之取以為后其説不經臨江府誌載之亦傳疑也或云唐光化中邑人劉𨎌以尚樂山羅公阬地形之勝刱為廟阯而設宋武帝像與禿女并為一祠遂稱宋武帝廟要無所考據云雯臨江人

放翁筆記言王中父韓持國作詩喜用語助如用否時

焉耳窮通命也歟居仁由義吾之素處順安時理則然殆可發笑天啟後竟陵派盛行後生效之多用焉哉乎也等虚字成句往往令人噴飯不知宋人已有先之者矣

湘山野録載眞公王欽若微時應舉過圃田為令公邀飲大第明日跡之乃裴晉公廟也後以翰林學士使西川回至褒城驛將吏見騶導云是唐相裴令公來謁窋告大用之期以晉公勲德品望何數百年後獨惓惓於

欽若如此且宰相拜罷亦尋常事何預晉公事而僕僕預告之此或其門生親黨傅會造作之語傳聞失實而文瑩遂記之耳如唐小說載李林甫為神仙事亦類此皆誕謾不足信

劉念臺先生周宗以御史大夫罷歸舍於逆旅身衣布褐一童子侍側蕭然如田父野老鄞縣秦進士祖襄亦能文之士初第南歸儀從甚都將入舍於正廳見有一叟方危坐遣僕詰何之知為劉公急避去宋杜祁公致仕居

南京新牓一巍峩者出倅巨郡導從呵擁甚盛祁公遇於通衢無它路可避公乘欵段衺帽暗弊二老卒斂馬側立道旁舉袖障面新貴問從者曰誰乎對曰太師相公此二事頗相似少年得志者當知此而杜劉二公老成典型尤可師法也淄川韓浚官御史時有疏云劉宋周何物么麿云云人笑之齒冷

同年劉吏部公戩順治己亥官刑部主事將假歸潁川有詩別予及茗文周量曰緝有句云燕市酒人稀未幾余作九日詩云十年長事少袁絲公戩見之笑曰何相

報之速耶

古者鬭將見於書傳者不一余已著之池北偶談又隋書史萬歲傳萬歲戍燉煌竇榮定擊突厥萬歲詣轅門請自効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但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耳突厥許諾遣一騎挑戰榮定令萬歲出應之馳斬其首而還此亦鬭將也

酉陽雜俎載北齊房君豹山池在濟南有詩云風淪歷城水月倚華山樹云云初不詳何許人案隋唐書房彥

謙傳彥謙事伯父樂陵太守豹竭力四時珍果口弗先嘗乃知豹即彥謙之伯父玄齡大父行也

武人能詩史載沈慶之曹景宗而不知周羅睺按本傳羅睺在陳為太子右衛率時參宴席陳主曰周率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反後也都官尚書孔範曰羅睺執筆制詩還如上馬入陣不在人後

日知錄云唐人稱父為哥舊唐書王琚傳玄宗泣曰四哥仁孝同氣惟有太平睿宗行四故也棣王琰傳惟三

哥辨其罪玄宗行三故也

顧絳寧人著

温公家老蒼頭稱公曰君實秀才東坡教之始改曰端明人謂東坡教壞君實家僕黄氏日鈔云温公淑獨樂園洛俗春月放園園子得茶湯錢與主人平分一日園子吕直納錢十千公命持去後十餘日吕直淑一井亭問之乃用前不用十千也觀此二事温公平日修身教家可知近代權門豪僕如嚴嵩之嚴年張居正之尤七視司馬僕不居然舜跖徒之分哉而其主人人品相業從

可知矣
黄氏云太宗飛白題翰林學士院曰玉堂之廬此四字出漢書李尋傳玉堂殿名而待詔者有直廬在其側元豐中有學士上言乞摘去二字使牓院門以為光寵詔可是以殿名名其院不典甚矣今相沿既久知此亦少
東坡以紫團蔘寄王定國詩谽谺土門口突兀太行頂豈惟團紫雲實自淩倒景剛風被草木真氣入苕穎舊聞人銜芝生此羊腸嶺纖纖虎豹鬣蹙縮龍蛇癭蠶頭

試小嚼龜息變方騁矧子明真子已造浮玉境清宵月

挂户半夜珠落井灰心寧復然汗喘久已静東坡猶故

日北藥致遺秉欲持三椏根往侑九轉鼎為予置齒頰

豈不賢酒茗

皮日休謝人澷詩神草延年出道家是誰披露記三椏

開時底定涵雲液斸後還應帶石花名士寄來消酒渴

野人煎處撥泉華從今湯劑如相贈不用金山焙上茶

陸龜蒙和五葉初成椵樹陰紫團峰外即雞林名參鬼

葢須難見材似人形不可尋品第已聞升碧簡攜持應合重黃金殷勤潤取相如肺封禪書成動帝心

東坡小圃五詠人蔘一首上黨天下脊遼東真井底玄泉傾海腴白露灑天醴靈田此孕育肩股或具體移根到羅浮越水灌清泚地殊風雨隔臭味終祖禰青椏綴紫蕚圓實墮紅米窮年生意足黃土手自啟上藥無炮炙齕齧盡根柢開心定魂魄憂恚何足洒糜身輔吾軀既食首重稽

錢起紫漫歌幷序紫漫幽芳也五葩連萼狀飛禽羽舉俗名之五鳥花故山道人藺若豐此藥校書劉公詠歌俾余繼作遠公林下滿蒼苔春藥偏宜閒石開往往幽人尋水見時時仙蝶隅雲來陰陽彫刻花如鳥對鳳連雛一何小春風宛轉虎谿旁紫翼紅翹翻霽光貝葉經前無住色蓮花會裏暫留香蓬山才子憐幽性白雪陽春動新詠應知仙卉老烟霞莫賞夭桃滿蹊徑

周繇以人漫遺柯古詩人形上品傳方志我得真英自

紫團慚非叔子空持藥叓請伯言審細看按周詩殊劣伯言非抗字亦誤也段成式求人蔓詩少賦令才猶彊作衆醫多失不能呼九莖仙草眞難得五葉靈根許惠無

元和中裴晉公為盜所傷隸人王義扞刃死之公自爲文以祭是歲進士纂義傳者什有二三余兒汸官唐山令夜有盜警小僕紀綱以身衛主死之余亦爲文祭焉

帖黄二字前已引王文貞所云著之唐國史補云黄勑既行下有小異同曰帖黄一作押黄此與今章奏帖黄

不同

國史補云天寶之風尚黨大歷之風尚浮貞元之風尚蕩元和之風尚怪

唐趙壁善彈五弦人問其術曰吾之於五弦也始則心驅之中則神遇之終則天隨之吾方浩然不知五弦之為壁壁之為五弦也此語與莊子相似

南唐徐知諤好蓄奇翫從粤商得一鳳頭彩翠奪目朱冠紺毛金嘴如生廣五寸其腦平正可為枕以錢五十

萬償之
劇談録元和中進士李賀善歌詩元相國稹年老以明經擢第常願結交執贄造門賀覽剌遽令閽者謂曰明經擢第何事來看李賀相國慚憤而退按元擢第既非遲暮於賀亦稱前輩詎容執贄造門反遭輕薄小説之不根如此
經霜冬爪皮同朴硝煎湯治翻花痔立愈或以蘿蔔代爪皮亦可　烏藥細磨冷濃茶治湯火瘡　生白礬末

半分入臍以一指甲水滴之治婦人小便不通　細辛
白芷雄黄以好酒研末入麝香少許服治蛇犬傷　鹽
和油敷治鼊鼄齩遍身生絲　亂髮灰吹入鼻治鼻衂
黄連一兩酒浸曬吳茱萸一兩滚湯泡七八次間桂
花香止曬乾用神麴為餬作丸如桐子大食後以荷葉
湯送下三十丸治梅核膈　蜜陀僧滑石等分薑汁調
敷治腎囊瘡　金絲荷葉擣汁塗患處治蛇傷　甘草
濃煎汁調地龍糞塗擦治小兒腎囊虚腫　人中白火

蝦存性一錢銅綠三分麝香為末二分擦治小兒走馬牙疳　端午日收桑葉陰乾為末空心滚白湯下治痔

舊樓燒灰置瓦上收火氣清晨温茶調服三四錢治婦人血山崩已上俱見嫏嬛記　橄欖解河豚毒槐花微炒與乾

燕支等分同擣碎水調灌亦能解毒見蝦耕録

新城東北有麗家湖亦名麗居士湖相傳以為麗居士

沈金處然不知居士何許人也陶南邨輟耕録云相傳

麗居士家貲鉅萬殊用勞神自念曰若以予人又恐人

之我若不如置之無何有之鄉遂輦送大海中舉家俯
道總成證果即此事也湖在錦秋湖之西青沙湖之東
邑誌當補入

陳去非語人云本朝詩慎不可讀者梅聖俞也不可不
讀者陳無已也見邵掃編如此議論殊不可解

陶南邨述歷代醫師列殷仲堪於西晉又分貞白先生
陶宏景為兩人疎謬甚矣

元人俞文豹稱其兄文龍駮諸葛忠武之言曰孔明之

才謂之知時務則可謂之明大義則未也謂之忠於劉備則可謂之忠於漢室則未也又龍泉葉氏習學記言論昭烈武侯謂其以一隅而抗天下與公孫述相去幾何又謂臣死之日不使内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然以上當更有事又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此全不是議論又謂其於義利之際更宜詳處若其義不深其效不遠故材薄而功陋且與荀彧並稱凡詆諆忠武者無所不至若二子者

可謂名教之罪人亦薛能之比與

葉氏論史記伯夷列傳云負芻吳光皆弑君竊國子臧季札尚不肯立於其朝況武王周公以至仁大義滅商夷齊奚為而惡之云云以此尚論古人是長亂臣賊子之風短忠臣義士之氣其罪可勝誅哉

葉氏論晉人物首推温嶠智以緯忠再匡晉室取與伸縮一本至誠充其所能非東晉人才也一人而已此論得之

葉氏亟稱梁武帝情念在民精擇守宰拔舉人才不悶前後博雅通經精義不窮所謂游畋聲色翫好致敗之具色色無之不特江左所無秦漢以來語賢君者皆未易及此論亦自有見

葉氏謂詩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序詩者謂男女思不期而會余固疑其非是案孔子引此以況程子然則凡詩人稱美人皆謂賢者其於刺淫貶色要須特有所指乃可從爾不然則彼何足以汚簡策

而複載重出諄悉不已哉此論得之

書奕云小說載人淺果亦有據大食王遣人之海上見一方石石上有樹枝赤葉青葱生小兒手足著枝上不語能笑書奕黄東石著

張横浦家蓄犀帶一胯中有一月過望則見蓋犀牛望月之久故感其影於犀

古今推好士者率以韓蘇竝稱余嘗考之退之非子瞻比也李翺與韓侍郎書云如兄者頗亦好賢然必甚有

文辭兼能附己順我之欲則汲汲孜孜引拔之矣若不能然則將乞丐不暇安肯汲汲孜孜為之先後云云由此觀之退之但喜附己者耳安能盡天下之才如子瞻之好士者哉

元丞相巴延使于闐國於井中得一玉佛白如截肪高可四五尺

劉宋王惠為吏部尚書兄鑒好聚斂惠謂曰何用田為鑒怒曰無田何由得食惠又曰何用食為余常慕其人

故從宦四十餘年祇守先人田廬惟增一别墅以其在山水之間耳

隋獨孤后性妬忌後宫莫敢進御此猶婦人之常也以太子勇多内寵則譾而廢之高熲賢相也其妾生子后聞而惡之屢譖於帝竟殺熲乃至諸羣臣有妾孕者必勸帝斥之一婦人之妬而其禍家國至此異哉

雙槐歲鈔記宣德癸丑諭改進士為翰林六科庶吉士分兩等合三科進士共選二十八人前此解學士縉亦

為中書科庶吉士云

成化中南京給事中王淵王徽合疏劾內閣被謫時以言路風力北不如南為之語曰南京科道猛如虎九年考滿陞知府北京科道鱉如羊九年考滿陞京堂蓋因淵徽二人發非謂例也

洪武初進會試録止刻序文與執事官及中式姓名三場題目至乙丑戊辰始刻文見黃瑜雙槐歲鈔

華亭門人周庶常策銘彝寄元人揭曼碩泥金細書金

剛經工妙不減二王末題字云翰林國史院編修臣揭
傒斯奉勅焚香盥手拜書至治二年二月吉旦
明大理莆田林炳章有留耕園别業殁後建祠其中子
弟輩延師許國器讀書祠側萬歷己酉許科試不録無
意秋闈暑月晝寢夢林告之云君今歳當薦賢書胡不
赴省試覺而異之果以遺才入試中式己未登第又彭
副使憲范諸生時讀書園中禱於神一日坐桐下忽一
葉飄墮其前有蟲蝕成文曰今科而舉是年萬歷戊子

果中式其弟某亦來禱復有葉墜下其文曰子亦能科
某喜頗自負後竟老於諸生其子汝亨舉崇禎庚子科
鄉試其靈驗如此此與九鯉湖皆在莆而知之者少

康熙二十九年九月閩興化府西巖寺發地得一穴甓
以巨甎甎上有花卉紋三面凸起旁篆太康八年八月
日作辟亭使闕中獲古鏡一古劍一金環數枚環徑二
寸劍脊有字土花剝蝕不可辨

徐巨源世溥云江陵去揚州三千二百里已行一千三所

有二千在此有何情何景而古雅雋永味之不盡凡作六朝樂府當識此意故錄其語

古同官同姓者率以所居之地別之如西楊東楊南楊東王西王直英皆君子也劉文和珝劉文穆吉同居內閣稱東劉北劉而邪正判然

知人實難宋富司馬諸公不能預燭王安石之姦明英宗以李文達公之歿諭王忠肅公使舉可任內閣者忠肅薦五人而萬安與焉殆不可曉若焦芳能薦劉文肅

忠亦不可解豈以鄉里故耶

弇州盛事述載父子官三品以上者工部尚書畢亨子副都御史昭吾邑人也司空為弘正間名臣今墓在糸河北岸中丞祔焉碑版尚存而宰樹翦伐盡矣每過之輒為歎息

何左丞真初以義兵剿東莞賊王成陳仲玉等仲玉就禽懸賞購成成奴阿巢伺間縛成以出真如格賞之而使具湯鑊烹阿巢此事與竇建德誅王軌奴事相類光

武媿此多矣

萊州府城東北滿家亭子有水石之觀地産石色理如碧玉瑩如水晶可為印章但苦質脆耳先兄考功客萊時余寄詩云鴈門石砄谷岷山玉子罔古人風流入筆墨每恨道遠難攜將滿家亭子水清妙試采瑶華來錦囊兄有答詩載集中南陽門人李鴻常貽余墨晶印章色如點漆而溫潤如玉尤可愛余刻其文曰茗柯有實理鴻名相文達公裔孫也

史載陳伯獻稱林文安公瀚賤者即之不知其為貴卑者即之不知其為尊愚不肖即之不知其為賢智獨非意相干者即之始知其凜然不可犯余常服膺斯言竊私淑之而媿未能也

王文定論朱子不取東萊讀詩紀一條最為確論今録於此云東萊讀詩紀多是裁剪先儒成說擇其理之正者用之間有少出己見又皆謙退和平深得詩人本意且恪守序說推其甚難解處方以別義代之亦不犯程

子說書必非古義轉使人薄之戒學者不可以朱子之言而遂輕視之也又曰朱子說詩大意盡具於此然甚是偏拗恐不得聖人刪述本意馬臨端文獻通考逐一辯之甚明切且使朱子見之當心服矣

福王欲謚刑部尚書王世貞為文憲而孟津為相力沮之不識何意時同議補謚者高啟文愍周新忠直況鍾肅惠陶魯襄靖王思文端王三善襄烈朱燮元襄寧亦格不行

四川劍州有小廟祀鄧艾余欲告州守廢之而未果追賦一絶云申屠曾毀曹瞞廟常侍高適達夫還焚董卓祠劍閣至今思伯約蜀巫翻賽棘陽兒後閱唐彥謙詩云昭烈遺黎死尚羞揮刀斫石恨譙周如何千載留遺廟血食巴山伴武侯三代之直古今人所見畧同也

元白長慶集皆有老劉白謂夢得元謂太真非一人也

唐彥謙齊文惠宮人詩認得前家令宮人淚滿裾那知梁佐命全是沈尚書余以事實考之誤也文惠太子武帝長子

鬱林王之父蚤薨鬱林即位西昌侯鸞輔政鬱林失道鸞遂謀篡弑盡害高武諸王是為明帝鸞之子東昏侯無道無罪殺尚書令蕭懿懿弟衍乃起兵於襄陽益明帝乃高武二帝之仇而梁之革命在東昏之世與文惠相去遠矣不應指蕭鸞而怨及梁也詩人之不核史事如此

馬人見韓詩衙時龍戶集上日馬人來注馬人出後漢書馬援傳又馬人繁昌山名在銅官鄉山多奇石形肖人馬宋人詩霧浴千峰失馬人

梁亦有朱買臣元帝將也王僧辯既平侯景表請還都建鄴宗懔黄羅漢阻之而止及魏師逼江陵買臣拔劍欲斬二人以謝天下元帝曰此出朕意非二人之罪乃已

古夫于亭雜録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夫于亭雜録卷三至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舒其紹

古夫于亭雜録卷三

刑部尚書王士禛撰

崑山顧絳亭林作草除辯其言確當不可易此史館所當知者畧曰成祖以建文四年六月己巳即皇帝位夫前代之君若此者多即其年改元矣不急於改元者本朝之家法也不容仍稱建文四年者歴代易君之常例也故七月壬午朔詔文一欵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

為紀其改明年為永樂元年并未嘗有革除之說即云革除亦革除七月以後之建文未嘗并六月以前及元二三年之建文而革除之也故建文有四年而不終洪武有三十五年而無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年云云或曰洪武有三十五年而無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年可乎考之於古後漢高祖之即位也仍稱天福十二年其前則出帝之開運二年故天福有十二年而無九十十一年與成祖之仍稱洪武豈不闇合者哉

近少年才人負奇夭折有雲間夏完淳存古故吏部瑗
公允彝之子十七歲著大哀賦不減庾子山世多傳之
豫章黎祖功耆爾前浙江提學博庵元寬之子詩甚奇
崛意不可一世亦十七歲江行死於盜先是賦吁嗟行
一篇不數日遂死若讖然其詩云山何不攢峰為殳以
絕我脰天何不降玉為棺以封我尸區區姓氏人不知
面目塵土何所為魯連好倜儻曹公無威儀宵如小儒
舉舉衣裳學仲尼起齧我筆燔我詩手中提攜三尺兒

誰博白兔兩丸泥荒雞驚起夜亂啼神鬼駈駈得志天地悲南城陳伯璣允衡取其遺集入詩慰新建陳士業宏緒序之序亦奇

邊華泉尚書集有送于利四絶句利吾縣人弘治己酉舉人官揚州府同知苑馬寺卿璧之子也邊詩云送君城南橋笑折城南柳歸來掩關坐皎月當窗牖露下夜已久清軒調玉琴淒涼湘水曲窈窕白頭吟一别春城雨兩回秋月圓樽前不盡醉書札但空傳離腸似連環

宛轉不可絶相送淮水秋相思燕地雪
觚不觚録云故事拔剌通書簡面皆書一正字及萬歴
丙子入朝拔剌俱不書正字初亦以為雅既而知其為
江陵諱也是正字一諱於秦始再諱於江陵矣
弇州先生明盛事述父子至三品九卿工部尚書畢公
亨子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昭　蚤達十九歲令王方伯
象坤中解元二十歲登第已上俱吾縣人方伯即二先
伯祖也　又異典述天順七年庚午會試貢院災舉人

死於火者九十人俱特贈賜進士出身內榮華新城人弘治中太監李廣敗吏部員外郎張綵疏言太監汪直梁芳撓亂國典熒惑聖心脫死幸矣久擯不用而陛下復召還之李廣招權納賄致陛下受姦諛蠱惑之名而不自知軍民罹貪殘剝削之害而無所愬今縱不追僇其罪豈可併置其惡黨漫不懲戒乎伏望斷自聖心凡營求餽遺者大臣致仕小臣罷黜云云其言頗正乃正德初劉瑾亂政綵與焦芳首相比附躐致通顯卒致大辟

身名俱敗貽笑千古前言竟自蹈之何哉

正德中給事中屈銓祭酒王雲鳳先後疏請刊定正德元年以後現行事例編集成書頒布中外又請瑾釋奠如魚朝恩故事銓不足言雲鳳號稱名臣乃亦靦顏為此何也雲鳳與喬莊簡王瓊齊名號河東三鳳莊簡尚矣瓊與雲鳳何異華歆之龍尾乎虎谷集詩文皆未成家然一時名流如石邦彥喬白巖儲柴墟邵二泉王陽明韓苑洛五泉皆與唱和

中官張雄幼為繼母所凌遂怨其父銳既貴不與相見同類或勸之雄乃立中堂垂簾杖其父二十既乃相抱而泣此亦千古奇聞

錢寧家有祖母綠如來像白玉琴白玉琵琶各一

王寧波方田崇義筆談一條嘉靖甲辰牓諸公取其名之相近者作一聯云蕭一鶚余一鵬羅一鸞何一舉以登科李九功方九叙金九成戈九章而作樂葢以四人名輳合之其巧如此又乙未牓有勞姓者號原野為屯田

郎中時都水郎顧號一江同年也戲勞曰原野屯其田空勞碌碌勞應聲曰一江都是水四顧茫茫聞者絶倒

順治戊子山東鄉試解元伊闕吾縣人三名連應鄭樂安人四名綦汝舟高密人五名戚延錫黄縣人皆希姓時謂之五花牓辛卯九十九名韓魏膠州人一百名柳燾臨清人時謂韓柳押牓及丁酉末二人王颺昌高密人謝某時又謂王謝押牓

杜牧詩小溪光汃汃宋黄仁傑詩汃月不虚為朽月令

年頼得是豐年楊用修云𣲙怕平聲又丈加切案正字通普八切㨗入聲爾雅西極于𣲙國𣲙西極水名又水相激聲韓愈詩豫江息澎𣲙與湃同張衡南都賦流湍投濈砏𣲙輣軋注音八𣲙有平去入三聲

予少時有一聯云山雲遥變夏水草静當軒汪茗文程周量皆喜之六合李侍郎聖一獨云律詩一聯中銖兩須字字相稱軒字恐對夏字不過余深服之又余少時最愛李太白牛渚西江夜孟浩然掛席幾千里諸篇數

數僦之董侍御玉蚪規余云律詩須句句做未可但騁逸氣余亦深服之此皆余五十年論文益友今俱宿草追思愴然聊記之以示來者

陸放翁詩扁舟繫著古梅林初以為汎然語耳按宋緡雲馮時行從諸朋舊十有五人攜酒具出西梅林分韻賦詩林本王建梅苑樹老其大可庇一畝屈盤如龍孫枝叢生直上尤怪古者凡三四酒行以舊時愛酒陶彭澤令作梅花樹下僧為韻然後知梅林之義蓋梅林即

所謂梅龍者也

虞伯生送袁伯長扈駕上都詩中聯云山連閣道晨留輦野散周廬夜屬櫜以示趙承旨子昂曰美則美矣若改山為天野為星則尤美虞深服之葢鍊字鍊句之法與篇法竝重學者不可不知於此可悟三昧

丹鉛録載東坡贈青神楊棟詞云允文事業從容了要岷峨人物後先相照見說君王曾有問似此人才多少而引小說高宗問馬騏蜀中人才如虞允文者有幾云

云按允文采石之功在南渡以後時東坡之歿久矣安得先有此詞誤甚矣而曹能始蜀中十志亦載之畧不駁正何也

左思別傳云皇甫謐西州高士摯仲治宿儒知名非思倫比劉淵林衛伯輿竝蚤終未嘗為思序注皆思自為以重其文案太沖三都賦自是接跡揚馬乃云假諸人為重何其陋耶且西晉詩氣體高妙自劉越石而外豈復有太沖之比別傳不知何人所作定出怨謗之口不

足信也太冲吾鄉臨淄人

右丞詩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興來神來天然入妙不可湊泊而詩林振秀改為山中一丈雨潼川志作春聲響杜鵑方輿勝覽作鄉音響杜鵑此何異點金成鐵故古人詩一字不可妄加如謝茂秦改宣城澂江淨如練作秋江亦其類也近餘姚譚宗纂唐律秋陽諸名家詩無不妄加點竄古人何不幸橫遭黥劓如此

蜀中十志以物類相感志十八卷為東坡著謬甚不知何據按此書是宋初僧賛寧著

普曜經言太子薩婆悉達手七弓一發透七鐵鼓又一手執大象擲著城外還以手接之不令傷損又發一矢穿大鐵圍山誕妄不經極矣且如來為人天師詎與孟賁烏獲角力耶何其鄙而無識耶

勾濤字景山成都人官史館修纂重修哲宗徽宗實録高宗一日謂相檜曰勾濤久閒性喜泉石可進職除一

山水近郡檜對永嘉有天台鴈宕之勝上曰永嘉地遠可以湖州命之高宗此事可謂憐才矣

王偁東都事略淹貫有良史才與曾子固隆平集頡頏上下然蜀志載偁父禮部侍郎賞著玉臺集東都事略一百二十卷則此書亦如遷固之史記漢書本於談彪耶但未得此書全本不知是百二十卷否偁於父書之外有所增益否偁亦不當沒其父之名掩為已有也俟更考之賞眉山人

新津任淵字子淵常注宋子京黄魯直陳無巳三集號稱博洽又摘山谷詩文為精華録按淵紹興元年乙丑類試第一仕至潼川憲其稱天社任淵者新津山名也

漢樂府鼓吹二十二曲今所存朱鷺以下是也魏繆襲吴韋昭晉傅玄皆擬之率淺俗無復古意其詞尤多狂誖如昭之關背德襲之平南荆元之宣受命惟庸蜀等篇猖猖狂吠讀之髮指而左克明郭茂倩皆取以附漢曲之後何其謬也無巳寧取柳宗元謝翺耳

文字之於先達遇合似有夙緣有不可解者如高陽李文勤公之於曹祭酒頌嘉禾真定梁公之於汪刑部季甪愁麟臨朐馮文毅公之於陳舍人賡明玉堪柏鄉魏公之於董秀才文友以寧服膺讚歎不啻若自其口出然諸君皆及門若文友與柏鄉則平生未嘗識面而傾倒如此更可異也余門人吳江葉進士元禮舒崇神清不減衛叔寶少負儁才嘗注庾子山哀江南賦為時所稱康熙己未博學宏詞之舉閣中諸老亟薦之皆欲為之道地葢

公論也元禮至京師而病病旬日竟死豈非其命乎是時文友已前歿而栢鄉罷相久矣汪陳亦連蹇不遇惟頌嘉以中書舍人改編修累官國子祭酒

宋初潘閬跅弛不羈然其詩實有可觀如久客見華髮孤櫂桐廬歸初月無朗照落日有餘暉漁浦風水急龍山煙火微時聞沙上雁一一皆南飛右詩在唐人中亦推高作

往在京師於卞中丞家觀袁安卧雪圖人物生動林木

籬落間積雪皓然鬚眉衣裘皆有寒色因憶宋真宗常以此圖賜王欽若令至金陵擇江山最佳處張之因置諸賞心亭太平佳話千載而下談之齒頰俱芳不知即此本否但以之賜欽若不免夜光暗投耳數年來此畫往來胸臆欲賦一詩終不能成聊記於此

先大父尚書府君明天啟中以儀制郎㐌惠王之國著翦桐載筆一卷載銅梁張襄憲公肖甫家藏清明上河圖第二本後病中戒子孫曰此圖有名於世初本為豪

貴介取貴禍他日有求者便可與之公歿後幾年中丞

某官於蜀以三百金檄銅梁令往求之公之子某如其

所戒而返其直中丞得之喜甚再使銅梁令將命終辭

其直不受令乃大張供具伎樂名公諸子姪宴飲盡歡

而罷按張擇端上河圖曾入嚴分宜家所謂豪貴者

世蓄也肖甫之見過於李衛公遠矣

侍御傅彤臣（辰）余同邑同年也博雅能詩為詞曲亦有

致順治辛丑請急歸康熙戊午應博學宏詞之徵明年

報罷往來滄洲道中感秋柳賦詩二十首多可誦身後
著述散佚聊録數章於此以見一斑云灞橋橋畔美人
居性慧能為倒薤書一覩靚容頻問訊十眉新様近何
如絶代容華照眼明幾年聲價重金城誰言青鬢垂垂
老一到臨風百媚生零露蕭晨半未乾日高猶自怯輕
寒連錢驄馬驕嘶過青眼樓頭帶笑看殘照芙蓉溢額
紅珊瑚骨節玉瓏璁幾番眠起嬌無力披拂偏宜少女
風垂金小篆不曾譌葉葉紛披撇與波截柳編蒲無用

處祇傳新樣似元和靈和前殿見丰姿成辟耽情寫艷詞九月受風秋色裏冶游心醉麴塵絲拂隄又復映征帆折贈還宜女手摻薄暮一番微雨後江州司馬濕青衫

東漢末有議郎張華與蔡邕同以博奧著在茂先之前令人止知茂先著博物志耳右見從伯文玉攻與籠鵝館集惜不記出處

從兄孤絳士純詠新月詩云乍見一簾水回頭月抱肩黃

如浮醡酒痿比壓琴弦孤絳少有叔寳神清之目書法擅絶一時弱冠殉崇禎壬午之難

洪覺範作夾山本禪師銘云白塔林間矯如飛鶴不涉春緣碧巖花落宛然坡谷語

昔在京師士人有數謁余而不獲一見者以告崐山徐尚書健菴乾學徐笑謂之曰此易耳但值每月三五於慈仁寺市書攤候之必相見矣如其言果然廟市賃僧廊地粥故書小肆皆曰攤也又書賈欲昂其值必曰此書

經新城王先生鑒賞者粥銅玉窯器則曰此經商丘宋先生鑒賞者謂今冢宰牧仲犖也士大夫言之輒為絶倒

林子羽鳴盛集四卷其同郡邵銅所編銅作後序稱中憲大夫温州府知府成化三年丁亥歲也按邵銅天順間以御史言事忤權姦與張鵬等十三人皆左遷知縣

載葉文莊水東日記

葉文莊公盛云古人所作墓文碑誌叙述子婦者甚少

詳書其子之行實生卒及婦家之世出者加少也惟歐陽圭齋於圭塘之父獨然豈變例歟圭塘者元中書省參知政事魯郡公許公有壬也余平生為人纂碑版文字多矣率遵古法而世俗不知多以為怪至有詰其不書之故者葢皆不讀書考古之過也

華陰王伯佐宜輔來求其父山史弘撰墓銘以文五峰畫驪山圖潤筆上方自題云萬歷乙亥孟夏四月以董巨墨法寫驪山弔古圖葢唐世游觀勝地貞觀建之天寶成

之弔之者後之鑒也豈直區區楮墨之間哉五峰山人文伯仁書時年七十有四余昔登驪山山之佳處在東繡嶺石甕寺一帶林麓磵壑映帶如畫而西繡嶺平曠但可造宮殿宜輦路耳故華清朝元諸遺址尚在其處詳余秦蜀驛程後記

童子入家塾講誦之餘令其屬對凡以調聲律覘罷識不為無補昔程篁墩舉神童以此得名余邑前輩沈澂川淵先生幼時塾師夏楚之負痛投地師曰一滾滾下

地能對則貫汝公應聲曰兩登登上天師大奇之後果以嘉靖乙丑登進士入翰林官國子司業余八九歲時先父尚書府君召叔祖洞庭象咸飲叔祖豪於酒而工草聖有張顛之風大父顧余兄弟曰醉愛羲之蹟余應聲對曰狂吟白也詩公大喜賞以名人書畫扇謂先君曰此子必蚤成後順治辛卯倖叨魁薦府君時年九十一猶及見之乙未成進士歷官左都御史刑部尚書府君暨先君皆累贈如其官

明時京師士大夫冬日製貂爲套著冠帽上以禦寒名曰帽套一詞林乘馬謁客有騎而過者掠而去之明日入署訴于其僚同年某公好謔改崔顥黄鶴樓詩贈之云昔人已偷帽套去此地空餘帽套頭帽套一去不復返此頭千載空悠悠衆皆大笑

謝在杭肇淛與友人登張秋之戊巳山酒間徵古來干支命名者如子午谷丁戊山丙穴之類而不及丁卯橋癸辛巷漢宮之甲觀吴興之癸亭何也

唐劉伯芻品水以中泠為第一惠山虎丘次之陸羽則以康王谷為第一而次以谷簾惠山古今耳食者遂以為不易之論其實二子所見不過江南數百里内之水遠如峽中蝦蟇碚纔一見耳陋亦甚矣不知大江以北如吾郡發地皆泉其著名者七十有二以之烹茶皆不在惠泉之下宋李文叔格非郡人也嘗作濟南水記與洛陽名園記竝傳惜水記不存無以正二子之陋耳謝在杭品平生所見之水首濟南趵突泉次以益都孝婦

泉在顏神鎮青州范公泉而尚未見章丘之百脉泉右皆吾郡之水二子何嘗夢見余常題王秋史苹二十四泉草堂云翻憐陸鴻漸跬步限江東正此意也

明世宗末年患喉閉江西一糧長運米至京以山豆根煎進立愈後徐文貞階病亦以此方奏効

余居易録載奇疾數事又謝在杭云浙有士人一手指忽痛指甲閒生珊瑚高二寸許氣成海市有人物城郭樓臺闤闠皆不識何症或以為火也投以大黃而愈此與

穆桂陽吏部晚年額上皮肉腫起晶瑩中有一人騎驢往來終日不少休同一怪症即緩扁未必知也

宋慶歷時有宦官蓄一古鏡背鑄鬼形而其影在鑑中明人小說載驛丞問楊文懿公官名洗馬曰洗幾馬公畣之云云水東日記又載一事劉洗馬定之與兵侍王偉遇於朝偉戲劉曰吾太僕馬多公須一一洗之劉應聲曰何止太僕諸太僕諸司馬不潔我固當洗之耳聞者快之偉即媚王振者

日本國重儒書十三經而下無所不有獨無孟子中國人有私攜過海者輙有風濤蛟龍覆舟之患此理之不可解者余謂孟子泰山巖巖氣象於此猶見一斑歷數千年肸蠁如在也刺孟非孟之屬其亦可以不作矣

柴窯於陶器中最古流傳至今者碎片與金翠同價亡友劉吏部公戩體仁每自詡其詩文為柴窯片雖譃語亦有所本也

說文驢父馬母曰驘馬父驢母曰駃騠玉篇驢父牛母

曰駞駘

元至正間有范益者京師名醫也一日有嫗攜二女求
胗曰此非人脈必異類也當實告我嫗泣拜曰我西山
老狐也與之藥而去今小說平妖傳實借用其事而所
謂嚴三點則南昌名醫也余已別記於居易録又傳中
杜七聖與蛋子和尚鬬法斬葫蘆事見五雜組乃明
嘉隆間事皆非杜纂也

宋洪容齋纂唐人萬首絶句曾表進孝宗御覽批答甚

優又賜茶一百夸清馥香十貼薰香二十貼金器一百兩當時右文之盛可以想見然余觀其書蹐譌淆亂如何遜沈警乃梁陳間人槩行采入何警句江暗雨欲來浪白風初起改作絶句至唐小說如東陽夜怪録諸詩皆載之敬去文盧倚馬之類亦載之更為不根而四唐之詩畧無詮次有一人之作而分屬數卷者尤難檢閲葢當日秖欲取盈萬首都無持擇故也余每病之歸田後選鈔數百首别為一集以繼文粹詩選之後面目差

改觀矣

吾鄉風雅明季最盛如益都王遵坦太平長山劉孔和節之尤非尋常所及王巡撫漴子劉相國鴻訓子也余為作合傳他如益都王若之湘客諸城丁耀亢野鶴丘石常海石掖縣趙士喆伯濬士亮丹澤萊陽姜埰如農弟垓如須宋玫文玉弟琬玉叔董樵樵谷淄川高珩蔥佩益都孫廷銓道相趙進美韞退章丘張光啟元明新城徐夜東癡輩皆自成家余久欲輯其詩為一集傳之未果也孫

本朝拜相高吏部侍郎趙與珖俱按察使丁丘皆以教
職遷知縣丁自有集余僅記丘馬上見一絕云薄羅衫
子凌春風誰家馬上口脂紅馬蹏蹋入落花去一谿柳
條黃淡中
太學春秋祭例遣大學士一人主之翰林官二員公獻
公宴惟祭酒與大學士南北相向司業則側坐余為祭
酒時值高陽李文勤公代祭公與余有師生之誼余欲
移席公曰古禮不可廢也卒從之時太常卿辟君梁公

柱斗輩皆側坐

朝廷重師儒如此

王晉谿一生仇彭襄毅然跡其行事邪正判然俟吏部一間録謂王祀鄉賢久萬曆四十六年督學某始草之為非此鄉曲之私言非公論也

一間録云呵膠出塞外可以羽箭婦人貼花鈿呵噓隨融此與兖州阿膠非一物也世多不知

故友山陽丘洗馬季貞象隨與張虞山養重游浙東行處州

山中各有即事詩一云西風黄葉無人徑破廟山神對古松一云百年無與人間事老死深山古木中今人穰穰入市者不知世有此境

永壽明月山婁敬祠神像是其肉身後潰里人貯之石匣更爲裝塑石匣尚存祠中水旱癘疫禱之輒應

古夫于亭雜録卷三